



МОИ ДРУЗЬЯ

# 我的朋友们

基·柯斯津斯基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 我的朋友們

[苏]基·柯斯津斯基 著  
曾 紀 綏 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年·武汉

## 我的朋友们

〔苏〕基·柯斯津斯基 著

曾 紀 綬 譯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

787×1092 1/32 開·5 13/16 印張·118,000字

1957年2月 第1版

195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8,000

統一書號:10106·43

##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特寫集。是蘇聯一位記者從列寧格勒到蘇聯南部地區旅行後，根據旅行中的見聞所寫成的。這些特寫概括地反映了蘇聯南部地區在共產主義建設中的成就，描繪了各個戰線上所涌現出來的許多先進人物，介紹了他們的先進事迹。

КИРИЛЛ КОСЦИНСКИЙ  
МОИ ДРУЗЬЯ  
ОЧЕРКИ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ЛЕНИНГРАД  
1 9 5 4.

---

本書系根據蘇聯“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本譯出

## 目 錄

|                   |     |
|-------------------|-----|
| 在伏尔加—阿赫圖伯河灣里..... | 1   |
| 一个战士的命运.....      | 21  |
| 我的奧庫密的朋友們.....    | 53  |
| 一个电力总工程师.....     | 79  |
| 一个葡萄園的成長.....     | 98  |
| 里海隨筆.....         | 113 |

## 在伏尔加—阿赫圖伯河灣里

### 一

在伏尔加—阿赫圖伯河灣窪地里，所有村鎮中的集体農庄庄員們都这样說：

“我們这兒的土質是这样的，种下包心菜的秧子，准可收到包心菜。”

尽管这样，在前一个世紀的中叶，曾有一个著名的阿斯特拉罕边区的考察家雷布什金，在估計伏尔加河下游的發展前途时，他說：阿斯特拉罕和与它相毗連的沿河各地区，“都是在許多丘陵起伏的地方，一般是粘土，如果不特別努力，是不能指望它多產的。”

在他这种帶有悲觀情緒的論調里，倒也有一些对的地方。这个伏尔加河三角洲的主要支流——阿赫圖伯河的名称，本是出自韃靼語“阿克丘比”，也就是“白色的丘陵”的意思，不錯，阿赫圖伯河沿岸和伏尔加河下游一帶，本來就是一片綿亘不断、白得像沙丘似的山脉。

不僅如此，在雷布什金那个并不高明的公式里面，甚至还把沙俄政界对这个無限富庶地区歪曲的看法加以宣揚，这是何等荒謬的事！这个荒謬的看法，也就悲慘地影响到整个阿斯特拉罕边区的命运，使得这个地区变成革命

家“不怎么远”的流放地了。

## 二

关于伊万·伊万諾維奇·彼得魯舍夫斯基的事迹，阿斯特拉罕“伏尔加”报的編輯部曾經有人对我說過：

“上他那兒去看看吧，关于我們这个地方，沒有人比他了解得更清楚的了。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个非常好奇的老头兒，大概从一八八〇年起就在这里干着活，連車尔尼雪夫斯基他都認識呢。您想想看？他親眼看見过活生生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呀！”

这实在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于是我在問明他的住址之后，就向庫圖馬河堤街進發。

天气悶热，寒暑表上標示出四十度——我不是指“在蔭处”，因为这里并無蔭处，就連太陽也是見不到的。

这时还在干燥和灼热的阿斯特拉罕巨風从后里海草原襲击这个城市的前夜，可是大風却已經把炙热的灰土卷成一片塵海，刮得所有的門和百叶窗砰砰啪啪地响，細嫩的楊樹樹干都被吹弯了。有时它平息下來，塵土也慢慢地沉落下去，可是过不了一分鐘，在远处又出現着一根旋向天空并不很高的塵柱，帶着塵土的旋風，又在街头上空刮起來了，垃圾、紙屑、沙子都被卷了起來，迅速地把它們向伏尔加河方面吹去，于是河面就被一層飄動的灰色的薄膜所掩盖了。

这样的風沙，就是在深夜也沒有停歇。我仿佛在夢中还听到：房頂上的鉄盖子錚錚鏗鏘地响和不知什么地方有被打碎的玻璃嘩啦地撒落的声音。

早起出門，我對我已經熟悉的、經常是那樣明朗的阿斯特拉罕天空竟一點也辨認不出來：一大片灰黃色的烟幕，一動也不動地籠罩着城市的上空，一個模糊的深紅色的巨輪，透過烟幕，從遼遠的邊際隱隱約約地顯露出來。

襲擊阿斯特拉罕、襲擊伏爾加河草原的，就是這樣的干風……

彼得魯舍夫斯基所住的小木房子，清靜得好像沒有人居住似的：百葉窗緊緊地扣着，按鈴也沒有人出來開門。

我敲了敲門，才听到了過道里輕輕的脚步聲，門門也响了，在門檻上站着一位結實的、个子不高的老头兒。

“風怎麼樣？啊？好大的風呀！”他不向客人問好，反而說了這麼一大套，也不再提什麼問題就請我進去了。“在這些旱地上，馬上就會糟糕的，一切都要干死的……請到這邊來吧！”

我們繞過了一條有點黑暗的過道，就到了一間塞滿了書架的大房間，陽光從百葉窗的隙縫中勉強強強地透進來，室內顯得陰暗而寒冷。

“好吧，”彼得魯舍夫斯基往圓椅上面一靠，一雙灰色的敏銳的眼睛注視着我，他問：“您要我做些什麼？”

我把我的來意向他說了。

“是說伏爾加—阿赫圖伯河灣窪地嗎？”他這樣轉問我：“它的資源是取之不尽的、非常豐富的，也是任何地方不能與它比擬的！我只要把一個數字，一個唯一的數字給您看看，您馬上就可以一切都明白了……”

彼得魯舍夫斯基並不轉過身去，就向後面伸出一只手，從書架上取下一個裝得滿滿的卷宗。

“就是这。您瞧瞧吧……”他拿一份報紙上剪下來的材料放在我面前，并不看它就念着：……这样一來，在阿斯特拉罕州选种檢查站的实验地段上，蕃茄的收穫量已經取得了世界紀錄：每一公頃收穫一〇八〇公担……“您明白嗎？每一公頃的收穫量超过一百噸！而且就質量講，阿斯特拉罕的蕃茄并不次于世界上最上等的蕃茄——阿尔及利亚蕃茄！蕃茄又算得了什么？……我們这里收割的花生、芝麻、大米、亞麻要比这些作物原來外运的地区还要多得多。至于小麥！个别地区每一公頃經常可以收割到七十公担以上——这就是阿赫圖伯河灣窪地的实际情况！”

这位高齡的老人，到現在还保持着青年敏銳的見解，他那毫無錯誤的記憶力，說話迅速而有力，就像具有远大眼光的事業家一样。

我在他那黑暗和因堆滿書籍而顯得狹窄的書房里，一直坐到晚上，彼得魯舍夫斯基忽而把身子向圈椅后面一倒，搓搓他那露出青筋的瘦骨如柴的一双手；忽而站起來在書桌和房門之間不寬的地方上走起來，用那双光芒四射的眼睛——曾經見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眼睛向我瞅着，滔滔不絕地对我叙述这个奇异的伏尔加—阿赫圖伯河灣窪地的一切……

### 三

“您对小風注意了嗎？还有烟霧、干風……这都是有名的伏尔加河歉收的主要原因。您瞧，这就是一份統計材料：在最近六十五年之中，旱灾就出現了二十二次，差不多每三年就有一次！您想想看？

“呵，沒有關係，我們很快就會克服它的。要知道，干風的發源地並不像以往所想像的在里海南部，而是這裡，在我們的身邊。所有這個伏爾加河、烏拉爾河和里海間的半沙漠地帶，即所謂里海的門戶，就是我們應當感激的恩人啦……

“這種小風在阿斯特拉罕上空呼嘯，進而襲擊斯大林格勒州、薩拉托夫州、波及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薩兩個城市。在這一陣風過去之後，您如果走到田里，把抽出來的穗子緊捏在手裡——它就會變成粉末的。

“灰呵！簡直是灰，因為干風就像熊熊的烈火一樣在田地上掃蕩着……

“假如您馬上驅車到集體農莊去，您就會看到：如果在那些旱地上——我們這裡山上的和陡坡上的田地是這樣稱呼的，即使收到一些種子的話，那已經夠好的了，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您不要多耽誤，再從那兒往下走，向著河灣窪地走去，那您就會看到那個地方是什麼一種情景了。那兒的情景是這樣：集體農民們正在進行着收割，什麼也不在乎！干風隨便怎樣也碰不到他們，挨不着他們！

“您一定會問，為什麼是這樣？那很簡單：就是水呀！在地面下一公尺深處的泥水，甚至在干旱最厲害的年代裡，也不會干掉，這麼一來，灌溉自然就有著頭等重要的意義了。

“談到那位雷布什金，他簡直是一個胡塗蛋，根本就不是一個什麼學者，完全是個不學無術的人。他當過中學校長，由於無事可做，想消遣消遣，就寫了一些歌頌沙坡什尼可夫之流的詩文，那些人都是一群阿斯特拉罕的漁業家。

“不过，假如談到科学，那您翻开布洛克高茲和叶弗朗的辞典●看一看，比方說，您去找点有关河灣窪地的材料吧。你可以找到关于恒河，关于尼罗河，关于著名的尼罗河冲積地帶非常詳尽的紀載。但是关于我們的土地，关于我們身边擺着的一些事情，就連一个字也沒有提到，要知道，这是一部冠冕堂皇，据說是十分科学的著作哩！

“这班雷布什金之流，对自己的土地根本就不热爱，也更談不上了解，他們所关心的总是國外。國外怎样啦？如果在那兒有人制造出任何一种把戲來，那么这班雷布什金一类的人物，也一定把这种把戲搬到祖國的土地上來了。

“我是八十年代來到阿斯特拉罕的，奋斗了八年，一直到我能够建立起这个植物保护站的时候。反对我的人所持的理由只有一个：國外任何地方也沒有举办过这一类的站，就連工厂里也沒有这类似的东西。您瞧，請您評評理吧！

“的确，这样的站，假使不是維雅劍姆斯基公爵的話，大概一直到革命前还未必能够建立起來。您記得吧！这就是一九〇一年在彼得堡喀山教堂附近，在反动派鎮压示威运动中大顯身手的那个著名的公爵呢。一个憲兵軍官下令拿出武器，这位維雅劍姆斯基就向軍官冲去，赤手空拳地夺下他的馬刀。他当时穿着將官服，佩戴全副勛章，这件事当然給人留下了一种良好的印象。可是以后沙皇把他叫去，給了他一頓最嚴厉的申斥……这位維雅劍姆斯基当

---

● 这是俄國革命前最大的百科辞典之一，是由德國出版家弗·阿·布洛克高茲和俄國印刷企業主伊·阿·叶弗朗出版的。其中有許多文章和注解都帶着反动观点。——譯注

时倒是一个頗有謀略的官員，具有遠見的人，当他在这里做省長的时候，也許是旧阿斯特拉罕的一个最好的时期了。

“好吧，再來談談恒河和尼罗河吧……您大概知道，在那兒——在三角洲一帶也都是冲積土，但大半是黃土、粘土，而当时像伏尔加河是經常把黑土从唐波夫、奔薩、薩拉托夫等州，把腐植質土从烏拉尔森林帶到河灣窪地。您想，哪一个地方所含的腐植質土越多，那个地方的土壤也就越肥沃，可是在我們这里溫暖和有陽光的日子，比起恒河三角洲要少得多。

“当然，河灣窪地的土壤就是在旧社会里也是不顧一切学者的胡說而被利用起來了的。远在三百年前，阿达姆·奥列阿里●曾經寫过，在阿斯特拉罕‘……蘋果、榲桲、胡桃、黃甜瓜和多水甜瓜（他是这样叫我們的西瓜）的品質之好，使波斯所產的都为之减色’。这一类的瓜不就是种在那班雷布什金之流認為‘不適于种植’的土壤上的嗎？

“这里嚴重的困难毫無疑問是存在的。泛濫的洪水不时淹沒整个河灣窪地，而且持續兩個多月，直到六月中甚至六月底为止。可以說，这是最適于植物繁殖的时期，可是一切都浸沒在大水中了，因此主要地只能夠种些早熟的作物，而且还要在大水剛退以后立刻种下去。

“的确，每一个俄罗斯農民沒有不热爱自己的土地的，也沒有不熟悉土地的。就有这么一个農民，他就冒着危險，

---

● 德國的学者和旅行家，約在1599年生，卒于1671年。1647年他發表的旅行記事，載有十七世紀俄國歷史的許多資料，是一本具有歷史价值的著作。——譯注

冒着恐怖，單槍匹馬的与伏尔加河作斗争。他选定了一块较高的地段，并用土堤来防范洪水的侵袭，他也真在夏季支持了两个多月。这就是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一个开端……工作当然是艰苦的，可是只要能收割蕃茄，那么每一畝地就不会少于一千普特的。

“您一定要問：怎样解决水的问题呢？水的问题很简单。他装上一架水車，是的，有駱駝，就把駱駝套上，有馬，馬也可以拉一拉，假如什么也沒有，那自己就与家人一道合力來車水。这样的劳动是非常吃力的，这也是必然的呀！由于对水力工程、对地質学、对其他更深一点的專門技術，沒有具备点滴的知識，这样修筑的堤壩当然是盲目施工的。因此，时常發生全部工作白費的情况：有时堤壩被大水冲刷掉了；有时他装上水車，因为田地的一端高出另一端，水根本就不往田里流。

“这畢竟是陈旧的歷史了，您对这个一定是兴趣不大的。您在集体農庄会親眼看到，目前所有一切都已經完全不像我今天所說的那样了。

“假如有人在那个时期对我說，什么五六年的时间，就能在河灣窪地里面筑成規模巨大的堤壩來，能使四万公頃的土地受到灌溉，还要建立差不多近千的抽水站，那就請您相信，我会首先搖手，并且还会說这是毫無根据的幻想，是空中樓閣……可是我們这两个省——阿斯特拉罕和察里津——在短短的三十年中，竟把兩百畝的地区完全开垦出來了，在这些土地上面該付出了多少劳动啊！我們可真應該为这些田畝而感到驕傲！这在那一个时期的确是輝煌的成績！

“現在的規模可不是那樣的了，生活也不是那樣的了！”

“您瞧，現在每年花在開拓河灣窪地上面的經費已經達到好幾千萬盧布，同時您算一算，這筆經費絕大部分是由政府支付出來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是無代價的贈禮，是從來沒有過的氣魄！”

“不過我們對這樣慷慨的贈禮——應該向您說，是時常把它給浪費掉了，也沒有作出應有的評價。錢是撥付了一筆巨大的數字，運進來的機器也是種類齊全——挖土機、挖坑機、推土機……問題就在於怎樣努力去工作了！”

“工作是要配合進行的。本來應該要有順序、規模和遠景的，可是我們卻在這裡挖一把，那裡動一下，結果大量的錢就白白地給糟塌了。

“為了實現一個偉大的計劃，要有適當的人員，但在我們這裡，這樣的人還是不多。官吏倒多得很。我告訴您，這種人是繁殖得非常迅速的。不錯，穆拉托夫在我們這裡做了許多年的省委書記，可真做了不少的事情，可以這樣說，他倒是一個富有進取精神的人，是一個卓越的工作人員！那個維雅劍姆斯基可就差得太遠了！”

“我勸您到符拉基米爾區去看看，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區，您在那兒可以更好地觀察、了解伏爾加—阿赫圖伯河灣窪地是怎樣一種情況了……”

#### 四

我在伏爾加—阿赫圖伯河灣窪地差不多作了兩個星期的勾留。假使不是借助一些我能抓到手的交通工具——搭

乘順路的汽車和集體農莊的二輪車，徒步走和坐打魚的木筏子——那恐怕連這個罕見的、差不多還沒有被人開墾出來的山谷的百分之一地區都走不到的。

我在旅行的初期得到一次很幸運的機會，把我帶到了巴斯昆恰克湖，這是一個已經硬化了的湖泊，從古時代起就以出產豐富的食鹽著稱的湖泊。

有一條公路通過炎熱而淒慘的、赭色的半沙漠地帶直達湖邊，這是一條好像從牧民的鐵弓里射出來的箭一樣的筆直的公路。公路左側有條鐵路綫伸延着，這條鐵路有時又緊緊地靠近公路，這時就可以看到地上許多不整齊的黑點，好像是烏雲的陰影一樣。

“這是什麼呀？”我問司機。

“草原在燃燒，”沙薩回答說，“天氣這樣乾燥，火車頭的火花就把它燃燒起來了……巡道人員來不及把它們熄滅。”

我們朝着下巴斯昆恰克一共走了一個鐘頭，但在這一小時中，周圍的一切——無論是風景、無論是空氣、無論是天空本身都千變萬化，使我們感覺到，我們所走過的仿佛不是五十公里，而是一千公里似的。

掛在巴斯昆恰克聯合制鹽廠管理處門口的寒暑表標示着五十六度。一小塊試用柏油鋪蓋的道路已經溶化。一大堆深灰色的人像大象的皮一樣，參差不齊地擠在路邊。呼吸使人們感到肺葉發燙。

在這熱帶的、非洲的炎暑天氣，如果把一個雞蛋埋在沙裡面，不到兩三分鐘就能煨熟。這個時候人們的呼吸也正如被扔在岸上的魚一樣；在這樣的暑氣中結了冰的湖泊

看來是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

从狗头似的波格多山山麓發源的大湖，綿延几十公里，它披着一層白得眩眼的閃耀着的厚冰，汽車沿着冰上行駛着；火車頭擔心地喘着氣，拖着長長的一列紅色的車皮向前急駛；在已經硬化的鹽的耀眼的閃爍中，難以辨認的許多聯合采鹽機，漆黑一片地在地平綫上顯露出來。

干涸的、像桌面一樣平坦的草原延伸數百公里，無數的鹽池點綴其間，構成一幅美麗的奇景。在這裡是任何東西也不生長的，只是在幾乎看不清的窪地里冒出一一些枯萎的野艾叢和矮柳樹，遍地蔓延着銀色的野蒿。當我們的汽車走完了這個半沙漠地帶，進入河灣窪地的时候，這一切情景就形成了一個非常鮮明的對照！

狹窄的符拉基米羅夫卡的街道現出來了，房屋正面的雕刻，在明亮的陽光中顯得十分清晰，擁有制鹽場和許多巨大鹽堆的彼得羅巴甫洛夫碼頭，漸漸地落在後面去了，阿赫圖伯河像雲母一樣，一閃一閃地在樹林的后邊露了出來。這時我們已經進入草原沼澤地帶了。

“迦濟克”●順着忽而左彎忽而右轉的道路，風馳電掣地急駛，公路的四周已經展開了一幅伏爾加—阿赫圖伯河灣窪地令人心曠神怡的圖畫。果木園變成了菜園和瓜田，在浸水草地后邊密布着橡樹林，有許多拖拉機式的割草機在高齊人腰的草地上慢慢地爬行着，再前進，周圍忽然一團黑漆，好像黃昏已降臨大地，原來我們駛進了一條深長的綠色的隧道●。公路兩側的黑楊和柳樹一排一排地佇立

● 苏联汽車的牌號。——譯注

● 意指林蔭大道。——譯注

着，这些樹干就像棕樹一样，都披上了一層兩個人高的毛殼：这是被大水冲來的淤泥粘貼在樹干上面，这些汹涌澎湃的伏尔加河洪水的痕迹，一直要保留到來年的春天。

公路向右急轉，一條約有八公尺寬的水溝，阻擋了我們的去路，莎薩急劇地把這輛汽車煞住。

不知在伏尔加河上游什么地方下了大雨，河里的水位陡漲起來，兩天前任何汽車还可以越过的許多水溝——就是所有狹小的溪水、小支流、積水窪都泛濫着翻騰的、黃色的水。我們駛近了一條狹小的溪水，汽車司机就把我們這一輛像槽一样的、陈旧的“迦济克”停下來了，用疑慮的眼光望着浸沉在水溝中快要消失的輪胎痕迹，随后他从容不迫地卷起褲脚走到水中。还没有走到中間，他就失望地向我揮手了：假如你把車子栽進去，那你就等他一个星期吧，除非有个善良的人把你拖出來！

“迦济克”在坎坷不平的地方震响着、跳躍着，向另一个渡口急駛。河灣草地轉瞬間又走过去了，像大蚱蜢似的拖拉机，又在草地上响起來了，几只鷓鴣从車輪下面吱吱地飛了出來。昏暗的隧道又穿过了柳林，帶鬍鬚的樹干匯成了一堵密实的、深褐色的圍牆。在轉弯的地方又發現一條狹長的溪水，那一套探測河底工作的复雜过程又重新开始做了。

最后的一条溪水終於落在后面了，汽車翻过了一道高高的土堤之后，我們就到达了“列寧”集体農庄的灌溉的田野上了。

## 五

在整个符拉基米尔地区，大概沒有誰不知道集体農庄